

李之藻翻译思想研究综述

——兼及《名理探》哲学术语翻译考察

马梦雨

(天津外国语大学)

DOI: 10.65285/RWYSHKX.V2I3.004

摘要: 本文梳理学界关于李之藻翻译思想的研究,从翻译目的、译学原则及“创译”观三个层面提炼其核心主张,并以其与傅汎际合译的《名理探》为个案,考察“译义—达辞”分工下哲学术语的汉语重写方式。既有研究多侧重评价李氏贡献,较少将其译学主张与翻译操作贯通讨论。就《名理探》所见,李之藻以音译起步、过渡到意译,并援儒家语汇阐明原义,这一路径折射出晚明文人译介西学时的文化调适,可为明清科技翻译研究提供一份文献参照。

关键词: 李之藻;《名理探》;翻译思想;合译;达辞

A Review of Studies on Li Zhizao's Translation Thought: With Referen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Philosophical Terms in *Mingli Tan*

Mengyu Ma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Li Zhizao's translation thought, drawing out his core positions on three dimensions: the purposes of translation, the principles that guide it, and his notion of *chuangyi* ("creative translation"). It then takes *Mingli Tan*, a work Li co-translated with the Portuguese Jesuit Francisco Furtado,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how philosophical terms were rewritten in Chinese under the division of labour between *yiyi* ("delivering the sense") and *daci* ("shaping the wording"). While prior studies have tended to focus on appraising Li's contributions,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connecting his stated views with his actual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evidence in *Mingli Tan* shows that Li began with transliteration and moved to free translation, drawing on Confucian vocabulary to clarify the original meaning. This pattern reflects a form of cultural mediation by late-Ming literati in their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learning, and offer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ranslatio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Keywords: Li Zhizao; *Mingli Tan*; translation thought; co-translation; *daci*

前言

明末清初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时期,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儒家士人在翻译西方科技文献的过程中,陆续厘定了大批汉语术语。这些术语不仅补充了当时汉语在自然科学与哲学领域的表达缺口,其中不少更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译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译者所采取的处理策略。本文以梳理学界已有研究为基础,归纳李之藻翻译思想的几个核心面向,再以《名理探》为具体个案,考察这些主张在哲学术语翻译中的落地方式,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点文献线索。

一、文献综述

李之藻涉猎甚广,其译介活动遍及天文、数学、哲学、地理、音乐等领域。围绕他的翻译工作,学界的讨论大致可以从三条线索来看。第一条线索关注翻译方法与时代语境:黎难秋(1991)、张强等(2015)、米思旋(2020)等从宏观角度分析明末清初中外译者的翻译理念,总结出该时期科学翻译的若干特点;季艳龙与方真(2019)的讨

论则更具体地落在李之藻本人对科学翻译的贡献上。第二条线索侧重翻译的动因与思想渊源:苏雪晶(2015)追索了李之藻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推动西学译介的内在理路;隋洁(2015)阐述其传播实证思想方面的努力;徐艳利与郭聪(2023)则从另一角度出发,考察西洋历法翻译如何改变了明清士人的天道观。第三条线索聚焦术语与文本本身:杨全红(2016a, 2016b)对李之藻翻译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并对“创译”一语作了来源考辨与再解读;刘星(2010)借由文化会通视角讨论《名理探》所涉科技词语的造词方式;王菲(2019)则以《几何原本》与《名理探》为切入点,分析明清科技术语的翻译路径。

整体而言,前人对李之藻的生平与贡献已有充分评价,术语考辨亦有专题成果,但其译学主张如何在具体翻译中得到体现,尚缺乏贯通讨论。本文即尝试在此方向作一推进。

二、李之藻翻译思想

(一) 翻译原则

关于自己的翻译立场,李之藻在《译〈寰有诠〉序》

中有过一句明确的表达：“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转引自陈福康，2000：58）。此语所体现的，是一种将原作意旨视为首要、译者主观发挥须有所节制的态度。陈福康（2000：58）将其归结为“信”这一传统译学概念，此种解读迄今仍是理解李氏译学立场的基本参照。

（二）翻译目的

在晚明儒家学者中，李之藻较早系统接触西方科学知识，与徐光启并称“双璧”。其翻译动机与明末士人的经世关怀密切相关。《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他疾呼：“不以此时翻译来书，以广文教，今日何以昭万国车书会同之盛，将来何以显历数与天无极之业哉？”此语明确指出翻译的三重目的：“以广文教”“以昭万国车书会同之盛”“以显历数与天无极之业”。《〈同文算指〉序》中亦有相近表述（参徐宗泽，2006：205）。由此可见，李之藻所理解的翻译至少承担传播学理、彰显文教、服务民用三层任务，三者共同构成其译事的价值归依。

（三）“创译”观与译事表述的多元性

中国译学论及“创译”一词，往往会回到李之藻这里。这个词最早见于崇祯元年（1628）他所撰的《译〈寰有诠〉序》（陈福康，2000：58）。

李氏在崇祯元年（1628）写的《译〈寰有诠〉序》中说：

余自癸亥（按，为1623年）归田，即从修士傅公汎际，结庐湖上，形神并式，研论本始。每举一义，辄幸得未曾有，心眼为开。遂忘年力之迈，矢佐缮绎，诚不忍当吾世失之。而惟是文言夔绝，喉轻棘生，屡因苦难阁笔。乃先就诸有形之类，摘取形天土水气火所名五大有者而创译焉。……然而精义妙道，言下亦自可会。

针对“创译”的含义，陈福康（2000：59）的解释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李氏以“创译”自述译事，足见其中包含的创造性劳动。

不过，单凭“创译”一词来概括李之藻的译学自述，其实并不能呈现其译事用词的全貌。细察可知，李之藻在不同序跋中实际上使用过一组含义有所分别的动词来指称翻译，这是值得汇集比对的一个现象。杨全红（2016a：119）虽已提及这一点，却尚未作进一步的分类处理。若把李氏在各类序跋中出现过的相关表述集中起来看，大致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偏重“阐明与发挥”一面，包含“阐释”与“演绎”：前者着眼于对原义的理清与阐发，后者则含敷衍推衍之意，两者共同指向语言转换之外的理解与再表述工作。第二组偏重“开启与承续”，含“新译”“备译”“传译”“广译”“嗣译”五词，分别指向译事的初创、完备、流布、推广与承继，整体上折射出李之藻对翻译活动全链条的关照。第三类则是“创造与生新”一面，即“创译”本身。

可见，“创译”之于李之藻，既含“初试译业”的自谦，也指向其译事的创造性内核。李氏在不同语境择用不同动词，非信手为之，而是对译事环节与自身角色的自觉分辨。

正是这种多维理解，使其在合译中厘定“概念”“判断”“推论”“演绎”“归纳”等逻辑学术语，这些译名沿用至今，是其“创译”实践最切实的见证。

三、《名理探》个案：哲学术语的“达辞”实践

（一）合译模式与文本来源

1. 二人合译

明末清初的西学译介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路径：由西方传教士独立译著；由中外士人合作译著；由中国士人独立译著（参邹振环，2012：51）。《名理探》属于其中第二种。该书刊行于1631年，系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汎际与中国士绅李之藻合作完成，扉页署“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

由于当时中国士大夫多不通西语，科学译著往往采取一种“口译一笔受”的分工方式（黎难秋，1991：24）：传教士口头转述，中方士人再以文言整饬成文。傅、李二人即以此模式合译了《名理探》《寰有诠》两部著作；李之藻又曾与利玛窦共同译成《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书。正如邹振环（2012：51）所指出的那样，晚明译事多属广义上的翻译，编译的色彩相当明显，整个合作过程同时也是中外译者共同诠释原典的过程。

2. 文本来源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译介西方逻辑学的著作，《名理探》的底本是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Coimbra）耶稣会学院的一份讲义，原题为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科英布拉学院耶稣会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注释集》），内容为中世纪经院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概念论与范畴论的诠释（戚金霞，2010）。傅汎际与李之藻合译的《寰有诠》与《名理探》两书，首次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逻辑学较为完整地引入汉语世界（季艳龙、方真，2019：155）。

3. “达辞”释义

“达辞”一语即出自《名理探》扉页“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署名——这是明清时期中外合译中一种常见的职责分工表述。所谓“译义”，指西方口译者将原文意旨转述出来；“达辞”则指中方士人把口述内容整饬为合乎汉语语感的文辞。就其实际工作而言，“达辞”并不仅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还涉及术语的斟酌厘定、文体的调适以及文化语境的沟通，是译作最终面貌的直接塑造者。下文两个例子，即尝试从这一层面来观察李之藻的处理方式。

（二）哲学术语的处理：两例分析

例1：Logica：从“络日伽”到“名理探”

音译：络日伽

意译：名理探（亦作“推论名理”“辩艺”）

拉丁语：Logica

分析：

对于拉丁文 Logica，李之藻最初以音译写作“络日伽”，其后改用意译“名理探”。从音译转向意译，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有意的策略选择。细看这三个字所承载的文化

意涵：“名”指事物的名称，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先秦“名家”即是以辨析名实为中心的一个学派；“理”本义为加工玉石，引申开来可指纹路、规律、义理；“探”则含有探求、寻绎之意。

三字合成的“名理探”，可让汉语读者自然联想到先秦“辩者”与“名家”传统。李之藻借本土学术资源为 Logica 找到理解入口，既传达其“关于概念与推论的学问”之本义，又避免纯音译造成的陌生感，体现出译者对读者接受的体恤。

例 2: Philosophia: “斐录琐费亚”与“爱知学”

音译: 斐录琐费亚

意译: 爱知学

拉丁语: Philosophia

分析:

Philosophia 的处理路径与 Logica 类似: 李之藻先音译为“斐录琐费亚”，再以“爱知学”意译，既保留其希腊语本义 (philo 爱 + sophia 智)，又借儒家词汇落地。儒家之“知”不仅指认知能力，更承载道德修养的精神境界 (参《论语》诸章)；“爱知”一译既贴合“爱智慧”之本义，又让中国读者易于联想“好学深思”传统。《名理探》在此处还附有诠释：“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余非能知，惟爱知耳。”此段呈现“音译—意译—诠释”三重结构的译名处理方式，既凸显李氏的儒学底蕴，也契合当时读者尊尚经典、讲求典故的阅读习惯。

结论:

通过上述两例可见，李之藻处理拉丁语哲学术语时呈现由音译过渡到意译的明显倾向，先以音译保留原词音貌，再援儒学语汇为其赋予汉语意义；必要时辅以诠释性说明，使抽象的西方哲学概念在汉语读者既有知识结构中找到对接位点。这一路径既回应其“求真”的译学原则，也体现译者对读者接受的体贴，可视为“达辞”一语在具体操作层面的注脚。与单纯音译或硬译相比，“借儒释西”的路径在保存原义与贴近读者之间寻得具有时代特征的平衡，也不可避免地带入了本土思想的底色，这正是晚明西学汉译的典型面貌。其厘定的“概念”“判断”“推论”“演绎”“归纳”等逻辑学译名延续至今，为后来哲学与科技术语译介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式。

参考文献:

-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修订本)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 傅汎际译义, 李之藻达辞. 名理探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 [3] 季艳龙, 方真. 明末翻译家李之藻对科学翻译的贡献研究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10):155-156.
- [4] 黎难秋. 明清科学翻译方法与特点 [J]. 中国科技翻译, 1991(3):23-27.
- [5] 刘星. 从《名理探》看西方科学理性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初次会通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0.
- [6] 米思旋.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特点及其对译界的影响 [J]. 现代交际, 2020(13):102-103.
- [7] 戚金霞. 《名理探》的翻译研究探析 [A]. “回顾与前瞻: 中国逻辑史研究 30 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2010.
- [8] 苏雪晶. “精于泰西之学”的李之藻及其西学翻译活动 [J]. 兰台世界, 2015(9):116-117.
- [9] 隋洁. 李之藻及其实证思想 [J]. 黑龙江史志, 2015(11):232-233.
- [10] 王菲. 明末清初的科技术语翻译策略探析——以《几何原本》和《名理探》为例 [J]. 青年文学家, 2019(29):173-175.
- [11] 徐艳利, 郭聪. 李之藻西洋历法翻译对明清天道思想的影响 [J]. 中国科技翻译, 2023(2):58-61.
- [12]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 [13] 杨全红. 旧观与新探——李之藻翻译思想归结 [J]. 宗教经典汉译研究, 2016a(00):117-127.
- [14] 杨全红. “创译”之创造性误读及其他 [J]. 中国翻译, 2016b(6):82-85.
- [15] 张强, 张玲, 张迎燕. 西学东渐之明清时期的翻译影响 [J]. 兰台世界, 2015(6):59-60.
- [16] 郑莹. 明末翻译家李之藻的翻译对科学的影响 [J]. 兰台世界, 2014(15):42-43.
- [17] 邹振环.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 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 [J]. 书城, 2012(3):51.

作者简介: 马梦雨 (1998-), 女, 汉, 山东淄博人, 天津外国语大学,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